

方其军

(一)

在每一个清明时节，余姚的梁弄镇，于平常的意味就更不一样了。那里的松柏显得高大，那里的石阶变得宽厚。那一棵棵松柏，就像曾经的青春被定格了。那一级级石阶，就像往昔的峥嵘被凝固了。环顾周遭，似乎那隆隆的炮声犹在耳畔，似乎那滴点的鲜血映在山峦。当阅读史料，或许看到的只是平静的文字和不动声色的数字，但，倘若有时空的隧道，返至20世纪40年代，那场景会有琅琅书声与纸香，会有子弹压进弹匣的清响与铁腥，无论幸福或疼痛，都无比鲜活。凭吊四明山烈士陵园后，我会去一趟相距并不远的横坎头村，仿佛是一种溯源。因为浙东革命根据地的总部，就设在那里，浙东区党委旧址建筑至今完好。如果说，全国十九个革命根据地是十九辆奔向光明的飞车，那么，区党委似乎可以称为引擎或驾驶室。滚滚烽烟里，四明山一带以及浙东区党委领导覆盖区域的壮怀激烈，光荣与梦想，都是经由这里发出的指示而牵引与鼓舞。所以，横坎头的光辉自然璀璨。

横坎头村处于梁弄镇南部，青砖黛瓦炊烟袅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百年安详。一条小溪穿村而过，以群山为屏风，水的奔涌带来激流的乐章。首先，溪上建有一座水春，那水的流淌就是天然的动力，用于舂谷、舂年糕等，在朴素的光里增添野趣。为方便走动与使用，人们在大溪中央筑起双埠石坎。由此，村坊就被称为横坎头了。然而，尽管在漫漫光阴里怡然自得，可终究不是世外桃源。资料显示，1941年4月，日寇发动宁绍战役，连陷绍兴、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城。梁弄、横坎头，同样不免被笼罩于惶恐阴霾，黯然无光。所幸，1943年春，谭启龙、何克希带领的部队攻打梁弄伪军据点，顺利地开辟以梁弄为中心的四明山根据地，浙东区党委办公场所就迁到了横坎头。山水有福，见证那个时代追求光明与真理的人们在这里生龙活虎。我不由想起矛盾在《风景谈》里的话：“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尤其伟大者！”

(二)

因为浙东区党委的驻扎，横坎头就别开生面了，犹如“浙东延安”，那强大的感召力曾集聚各路名流，成为干部与战士。比如，著名作家黄源、楼适夷。在横坎头，黄源出任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带头改造越剧，倡导男女合演，排演不少现代革命戏。楼适夷当文教处副处长、鲁迅学院副院长，参与《浙东报》编务，在鲁迅学院讲授《艾青的诗歌创作》，还与黄源一起编辑

## 春天的书信

日文版《解放周报》。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常务理事夏继诚说：“就连条件较差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也办起了日文版《解放周报》，通过多种渠道向日军散发。由著名作家黄源、楼适夷负责编辑。”需要指出的是，日文版《解放周报》专门对日军开展宣传攻势，促使日本士兵的思想情绪逐渐发生变化，由思乡、悲观，发展到厌战、怠战、反战。夏继诚说：“被俘后参加‘反战同盟’的日军士兵吉永也参与编辑工作。散发后影响很大，先后有三个日军士兵带着《解放周报》和我军印发的‘通行证’投诚。”

“正当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理应聚首狂欢的时候，我们却要忍痛向你们告别了。”直至1945年秋天，飘着油墨清香的一封信在四明大地悄然传播，就像风霜染过层林，色彩斑斓，脉脉温情而透着伤感，丝丝忧愁又擎起希望。书信写于那年9月30日，发表于次日即10月1日的《浙东报》终刊号上，落款是一长串姓名：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何克希，副司令张俊升、张翼翔……率全体党员、指战员与工作人员同启。此次离别，是为了和平：“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中共中央与本军本部，为避免内战，为求全国和平建国的新

时期早日到来，乃毅然作最大的忍耐与让步，命令我浙东新四军与抗日民主政府即日起全部退出浙东。”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浙东抗日根据地》上，我读到这封信：《忍痛告别浙东老兄弟姐妹书》。言辞之恳切、惜别之深沉，似乎勾勒了这样一个画面：当部队整装开拔，士兵依依不舍众乡亲、百姓殷殷相送子弟兵。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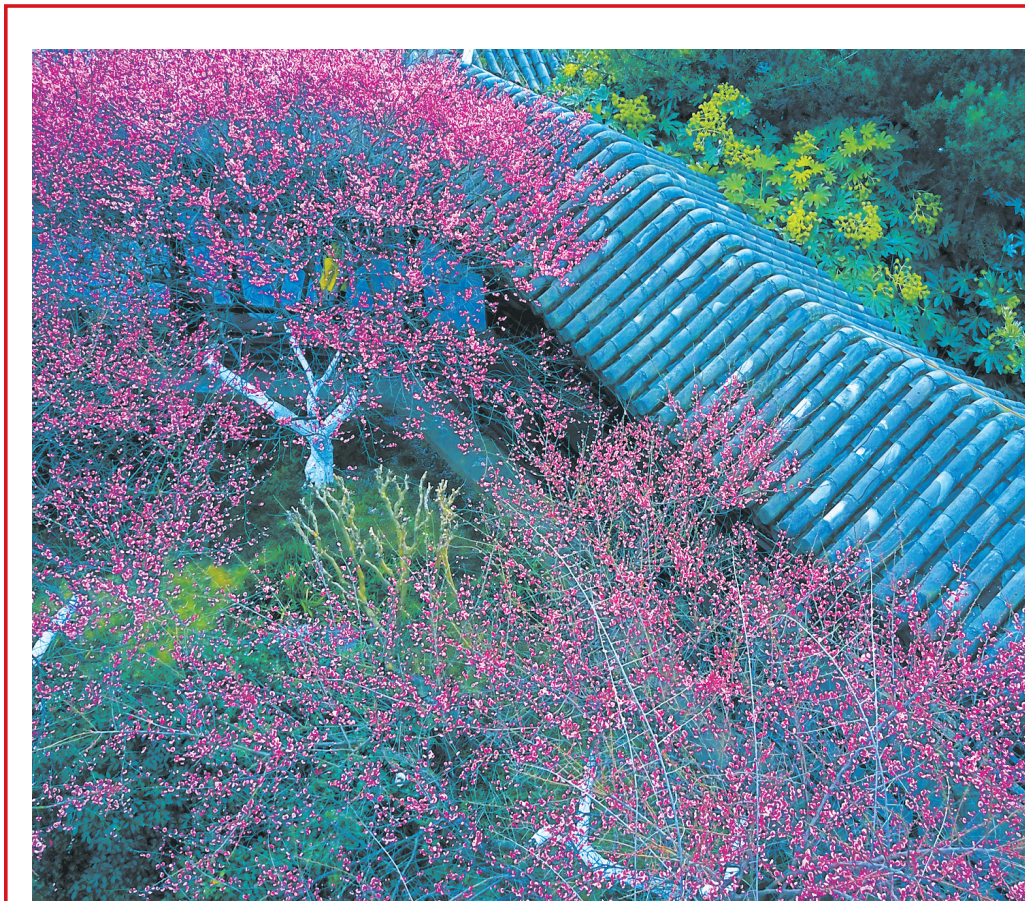
“四十年前横坎头，故园今日又重游。当年战友音容在，意气风发万古流。”1984年8月，久居北京的楼适夷来到了横坎头，参观浙东区党委旧址、浙东鲁迅学院遗址时当场吟诗一首。横坎头，是多少革命先辈魂牵梦萦的所在。以红色基因作为背景，这里发生过多少故事啊，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比如说，上海恋人成君宜与徐志远。1942年，成君宜从上海进四明山担任新四军浙东纵队警卫大队指导员。他带信告诉女友徐志远，战斗激烈，伤员很多，医务人员奇缺，盼望学医的她快来。但当徐志远应约来到四明山，成君宜却已在战斗中牺牲了，年仅23岁。就像楼适夷时隔40年仍会念想横坎头一样，许多

先辈会将横坎头或四明山当作青春故园。20世纪80年代后期，徐志远再度来到四明山，听说一位民兵队长当年埋过一位新四军指导员，就找到了他。当民兵队长拿出当初从烈士身上发现的一张老照片，徐志远不禁双手颤抖，那就是1940年她和成君宜的订婚照。

许多年了，在这里战斗过的革命前辈，在各地投身建设的共产党人，仍会到横坎头看看，络绎不绝。这使我想起《忍痛告别浙东老兄弟姐妹书》里的语句：“我们深知，我们的路途是艰辛的，我们走后你们的处境也是艰辛的，我们的双眼已经湿润了……我们将来在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自由空气中，再回来与各位畅谈衷情。”浙东区委党委领导的干部战士在浙东经历过六百余次大小战斗，可谓出生入死。在北撤时有一万五千人，其间与群众结下的深情厚谊，已可用生死之交来形容。“这几天我们行军所经各地，许多父老姐妹与我们同志谈话时，大家不禁潸然泪下。”曾经的许诺，共产党人没有忘记，信中长期望的最终结果，如今已然实现。横坎头是一部摄像机，得到映照与纪录。2018年3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习近平回信勉励浙江宁波余姚横坎头村全体党员、乡亲们一道再接再厉苦干实干，努力建设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村”。

1945年秋天，共产党人在横坎头留下忍痛泣血的告别书信。

2018年春天，共产党人依然向横坎头表达深切的牵挂，以及寄寓一个百花争艳硕果累累的现实图景。



春意

周建平 摄

□诗歌

那婉婉的调门  
打撈起一段又一段的往事  
许多还没有走远  
即便小花、小草  
那也是来自岁月深处的照见  
散发着朦胧的温暖  
待到风雨梨花时  
一切又清清明明

心香之上  
一种笛声就悠扬在风里

思念也像春草一样疯长  
绵延不绝  
迷了山路  
迷了人生的来来回回

像山泉一般  
渗入最厚实的土  
最坚韧的根

总有亲情从梦中溢出  
像山泉一般

从血脉中打开一段通道  
让心灵负重前往

带着久违的体温走来  
这个刻在感恩深处的日子

穿过清亮的水声  
透过明媚的眼

清明  
笙歌

笙歌

清明

鲍静静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向来折服对季节更替敏感的诗人，为着这份感动，我也很想邂逅初春的脚步。

想来这样风和日丽的时光，到月湖走走，定是极好的。

那日清晨，先生与我刚好有空。踏上公交车，还没说笑两句，就到了月湖。那边厢，他还在遗憾暖冬不够凛冽，容易滋生病毒；这边厢，我已被澄澈的月湖里倒映的亭台楼阁花卉草木吸引了。湖岸上千姿百态的树，一律齐腰粉刷了石灰，叫人联想到听着《小苹果》跳广场舞的大妈。我一时兴起，想去抱一抱其中的一棵，不料却被先生当头棒喝：“小心脚下！”哪有草坪啊？分明是枯黄的草皮。然而就那一瞥，我还是发现了每一棵树下已悄然冒出细细的绿绿的小草。“草色遥看近却无”，真的说是初春呢。一枝一叶，往往隐藏着时光的流转。那一树茶花花瓣的枯萎与凋零里，就诉说着冬天里曾经的辉煌。墙角的蜡梅，我们如今才来看它，显然是辜负了一段青葱的韶

## 月湖探春

华。每一朵蜡梅犹如昏黄的灯罩，颓然地指向大地。难以想象，它当初盛开时是怎样地花心向上血脉喷薄，隆冬时节，我再来看看吧。

蜡梅的花托是紫色的，红梅花苞的底部则呈现绿白两色，圆圆的一颗颗，像小珊瑚珠，又如同袖珍版的碰蛋的孩童的脸，红红的，鼓鼓的，憨足了小劲儿。一树的红梅，花蕾一大片一大片的，犹如夏夜的天空，触目皆是，数不胜数。可以推测，它们一旦怒放将会展现怎样的气势与艳丽。除了红梅，几株茶花以更饱满与肥硕的花蕾，在警醒地等待春天钟声的敲响。还有白玉兰，为了开花，在树枝丫杈间连叶子也不生了，一枚枚的花蕾仿佛微型的鸽子翩然停在枝头，等待春风的哨子一吹，就张开翅膀。回眸

一看，还有一株没有花蕾的樱花，看来是要做接力开花的三级预备呐。一花一世界，春气一动，春雷一响起，这些花儿还不知道要酿造出多少的繁华与热闹。

在这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际，只有白梅在淡然地绽放。

疏影横斜，知己交叠的悠闲与闲适，白梅自有它的豁达与从容。这样的气度还是多多少少感染了先生，他拍着湖边油漆斑驳的美人靠说：“还是古人好啊，有闲情逸致。”我说：“有什么好啊？就算处境最优势的官员，也是一个星期休息一天，还得把长发洗净晾干，能有多少时间来赏景呢？”世事两全难得，万全更罕见。《幽梦影》说，花艳与香往住不兼得，重瓣尤其难得，结籽，那更是难上加难。莲花，艳、

香、重瓣、结籽俱全，然而易谢，属于福薄的。白梅，不争春，不求全，挥别喧嚣独守一份孤独与芬芳，也算是倾听心曲了。至于我们，能浮生偷得一晨闲，双双前来月湖观花，更是享受一份奢侈了。湖畔横斜一叶兰舟，边上逍遥着三五个早起打太极拳的健身者，其间还伫立三二个练笛的闲人，余音缭绕在白梅的枝间，十分应景。

白梅淡定，袁宅之前的迎春花与两三朵红梅就显得性急了。群花按兵不动之际，它们没有听到春天的发令就迫不及待地出师了。

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里的“乱”，是说早春花还没有开齐整，显得杂乱，月湖如今的花事开放模式尚未启动，显然离“杂乱”还有一小段距离，如果要我现场鉴定一下，那无疑是属于早春了。

择日不如撞日，日日是好日。比如那天，先生与我本意想漫步月湖迎接早春，哪里想到，竟然还来得及在杜仲树上转身折一根柳条，与晚冬挥手作别。

## 又见水草

大漠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都不相信如今的河道居然还能长出水草草！

有一天回乡下，我漫不经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欣赏着周边的风景：谁家在建新楼？脚手架还未拆；宗祠排门新上了桐油红，像是刚修缮过；宅边地里一套青菜开着黄花任性地上长；邻家阿婶坐在自家新屋的台门前，慢条斯理地择着地里挑来的马兰……好一幅《早春村景图》！人说“近乡情更怯”，而我，心却像落包袱似的轻松，哼起小曲儿，踏着轻快的步伐跨上村口的小桥。

“哎——这不是蕴草吗？”当我把目光投向桥下的河道时，忽然发现了河里飘动的水草。河里长蕴草了！我一下兴奋起来，像发现新大陆似的两眼放光，收住脚步，从桥头跑下来，走近河边，探头看个究竟——

眼前，一丛丛褐色的水草河中亭亭玉立，随着水流轻轻荡漾，狭长的叶子在水中自由舒展，它的周边看上去毛茸茸的，像是吸附了一层厚厚的河泥，看上去脏兮兮的，但周边的河水却比原来干净了许多。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沿着新修的河岸一路走过去，水草在河道中不断地延伸，成批成批浮在水面上，像是一幅美妙绝伦的油画。哦，多年不见的水蕴草又回来了。

水草，是有灵性的。和人一样，它的存在需要一个适合的生态环境。记得小时候，村前屋后，河道纵横，河水清澈，水草随处可见。那时候，村里没有什么小工厂，人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污染”。生活在农村的人们只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田灌溉、河塘养殖、生活用水，靠的全是河里的水。他们对大自然抱有一种敬畏之心，他们懂得利用，更知道回报，每当岁末农闲季节，不忘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男男女女顶着寒风，挖河道、捻河泥，清淤疏浚。到了第二年的早春，河塘里长出了各种水草，随处可见水草中蕴藏着一团团密匝匝黑得发亮的小蝌蚪。春耕时节，农民们又把生长茂密的水草撩起来，烂田作肥。那年月，河道弯弯，河水清清。河埠头，是勤快的主妇们洗菜、捣衣的身影；河面上，不时蹿上打挺的鱼儿，自然和

谐美好。

水草长得最好的要数我家屋前的那个池塘，村民叫作耙草塘，又名“吃水池”，池水是村民的饮用水。那圆圆的池塘像一面镶嵌在自然村落的明镜，池水清清，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没人会往河里面扔杂物，倒污水，连洗个手都不会。池塘里的水草自由生长，一岁一枯荣。有水草的净化过滤，水清澈见底，游弋在水中的小鱼看得一清二楚。早春时节，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照到池塘上，水面上飘起一层白蒙蒙的雾纱。清早，村民挑着两只水桶来担水。青石板铺成的河埠头。水桶在水面上来回轻轻一晃，池水荡起一圈圈涟漪……那美丽的画面深深印在脑海中。村民挑把去的河水倒进家家必备的大头缸，淘米、洗菜、烧开水，用的都是它。我家也不例外。耙草塘的河水就这样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村里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河水变得混浊不堪，河道杂草丛生，水草不见了，鱼儿不见了，连生活在河泥中的螺蛳、河蚌都不见了踪影，代之而来的是河面上漂浮着各种塑料袋、破旧衣衫、废弃球鞋等各种生活垃圾。一到夏天，有些河段河水发黑，恶臭扑鼻。民办小工厂边上的河道里，河水更像铁锈般的泛黄，河面上长年累月漂着一层亮光的油污。因为河道都是相通的，河水污染，绕村的通河不必说了，偏居一隅的耙草塘也未能幸免于难。村民只好挑了水桶去远处的江里担水将就，再后来自来水通到了各家各户。而无可奈何的村民却一边埋怨着一边用发臭的河水浇灌着田里的庄稼。

就在前几年，村里开始整治河道，先是把多年沉积的淤泥清理了，年久失修的河岸驳上了石坎，两岸修建了整洁的水泥路，还装上了护栏。紧接着把污水管道通到了各家各户，每个自然小村落的四岔路口也出现了公用垃圾桶。有意思的是，在以往被村民称为“金钩钓鱼”的大潮浦河岸上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村干部的名字，“河长”某某某，负责这条河管理等字样，旁边民办小企业边上的河水也不像以前那样黄了。渐渐地，小村变得整洁起来，小河比以往也干净了许多，回乡下老家的感觉也好多了，终于今天又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水草。

## 倔强的年糕

朱和风

过年前，朋友给我送来六块嵊州年糕，像磨刀石一般硕大、结实，掂掂分量，足足有七八斤重，其形状几乎能当砖头拍死人。

对于嵊州年糕，我心情复杂，大致可用喜忧参半来形容。喜的是嵊州年糕不粘牙，不易糊，还耐饥。忧的是，切年糕的过程堪称艰苦卓绝。我第一次见识嵊州年糕，是多年前的一个雪天。朋友给我送来八块嵊州年糕。待朋友冒着漫天大雪驾车离去，我立即把一块一斤多重的年糕置于砧板上，挥刀上阵。令人尴尬的是，此年糕的硬度几可与实木相比拼，身高一米八十多的我，掂起脚尖，双手紧握刀柄，使出浑身蛮力，先刀断年糕之腰身，再细而分之。总之，切完一块年糕，大汗淋漓，手臂累得酸痛不堪。

切年糕虽然痛苦，味道却不赖。我家的冰箱常年囤有新鲜的雪里蕻咸菜，此物最宜烧煮年糕汤。锅中放水，把年糕烧煮一会儿，揭开锅盖看到细若小鱼的年糕慢慢痉挛时，撒上一小把切成细细碎碎的雪里蕻咸菜，滚透，出锅之前，再浇上一调匙猪油，这碗年糕就奇香无比，鲜美可口。若佐以冬笋丝，更妙。炒年糕或年糕汤，是宁波的寻常小吃，家家户户会不时地吃上一顿。但储存年糕却是大家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拿嵊州年糕来说，切成细细的年糕条后，浸在水里，一不留神，水就会发馊。年糕一旦变味，即便放上再多的咸菜、笋丝、猪油、鸡精，口味仍大打折扣。

我家附近有一家宁波知名的小吃店，馄饨以放酱油、猪油而每天吸引食客排队，该店还一年四季供应青菜肉丝汤年糕、雪菜肉丝汤年

糕。该店的年糕肯定是江北慈城或鄞州集士港一带的荣誉产品，质量毋庸置疑。但敝人某次为解馋去这家店吃雪菜肉丝汤年糕，看到那口置在液化气灶上熊熊燃烧的大铁锅，一刻不停地沸腾着浑浊的水，食欲骤减，就像一件曲水流觞诗酒唱酬的雅事，一下子变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聚啸山林一样粗野，从此断了去这家小吃店吃汤年糕的念头。好在三江超市和欧尚超市等店铺，都可以买到真空包装的年糕，水晶年糕、水磨年糕、手工年糕，花色繁多。

但是，超市买来的年糕，我觉得总不及嵊州年糕味道好。与嵊州朋友聊天得知，制作嵊州年糕很是费神，首先要挑选上好的粳米，再加入少量糯米，一起碾成米粉，用水搅拌。因为粳米黏性差，糯米又加得少，煮熟后，两种米就需在捣臼中不断地春打，才能融为一体。此后，再搓成长方形的条块，一刀一刀地切成磨刀石形状，然后包上薄膜，一块一块地叠放。嵊州年糕刚从蒸笼里出来，切成条块时，可以裹肉、菜、糖等各色馅料，当糕点吃，不粘牙，口感好，还有稻米的清香。由于嵊州年糕糯米多、糯米少，再加上没有采取水磨工艺，增加了它的硬度，便于携带和保存。

嵊州是一个多山的地方，土地贫瘠，年糕的制法和宁波明显不同。宁波一带的年糕糯米加得多，还是水磨的，年糕滑溜、柔软，烧煮方便。嵊州年糕体现了当地百姓的生活观：平实、质朴，像米饭一样耐饥。因为糯米多，无论是炒年糕还是汤年糕，都不容易嚼，而且挺有嚼劲。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江北范江岸路上有家小吃店，店名叫“倔强的年糕”。为文取名最不易，我就顺手拿来作为此文的题目。